

从宝岛到平城的音乐情缘

□任翔宇



作者与齐秦

六月的风已经是温和的风，这样的风拂过大同古城的墙垣，气息里不仅带着云冈石窟的千年厚重，也可能裹挟着太平洋的湿润气息。任贤齐的《心太软》已经在平城的夜空响彻。再过些天，更有时代记忆的歌手赵传也要来了。

很多人都对今年夏天的这两场演唱会充满期待。因为任贤齐、赵传带来的成名曲贯穿了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流行音乐黄金时代和新世纪后流行音乐网络时代，那些经典歌曲的背后，是一拨又一拨的“回忆杀”，牵动着很多人的心。

流行音乐从大盛到巅峰的黄金时代里，“港台音乐”是每个时代青年都无法忽略的文化潮流。今天历数一下台湾流行音乐、台湾歌手与大同的情缘。

齐秦：与狼的特殊情感

新世纪以来，台湾歌手纷至沓来，齐秦是最初进入大同歌迷视野的其中一个。齐秦，这个名字在流行歌坛仿佛是一面旗帜，从80年代的《冬雨》《大约在冬季》《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》，到90年代的《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》《不让我眼泪陪我过夜》，再到跨世纪的《奥林匹克星》，齐秦的歌总能风靡大江南北，传唱不息。2001年8月18日，一个秋雨潇潇的夜晚，齐秦登上大同市体育馆的舞台，深情献唱。

走下舞台的齐秦，温和，谦逊，还带着一股子执着和认真。

说到狼，他有着特殊的情感。“我曾经有一次在锡林郭勒的时候，和狼亲密接触。那里当时沙漠化得非常厉害，野狼经常滋扰牧民。大家到处去寻找狼的踪迹，我去的时间有限只有四天，而且又在野外，狼又非常警惕、狡猾，所以寻找起来不是那么容易。后来回到锡林郭勒之后，听到朋友讲去年的时候，在野外发现了一匹小狼并把它带回去人工饲养一段后，准备今年送到野外放生，于是我们就去看那匹小狼。我一看到它，它居然向我摇尾巴，对我很友善，我就毫不犹豫地去摸它，周围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，但我觉得当一个动物对你有善意的话，你是能感觉到的……”

齐秦唱过一首《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》，台湾的朋友听说了这次经历，开玩笑说，他应该去做狼的代言人，对狼有特殊的情愫。

迪克牛仔：匆匆来过

迪克牛仔也是在云冈旅游节最初那几年来大同演出的。彼时的迪克牛仔风头正劲，一首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，传唱大街小巷，也同样是很多哥们儿K歌时必须宣泄情感的一首必点歌曲。

迪克牛仔算是大器晚成，火的时候已经成家立业，但是赤诚的态度一如少年。虽然迪克牛仔的爆炸发型朋克感十足，但他对北京摇滚乐并不是很了解，只是觉得这边的音乐比较纯，在台湾已经很少有人会像北京的摇滚音乐人那样有所追求。

匆匆来过的迪克牛仔，以及下面要提到的张镐哲，是新世纪初较早在大同演出过的台湾歌手，敬业、低调，甚至没有经纪人，一个人来一个人走，只带走了对大同

的一次朦胧回忆。

张镐哲：“挠头”青年

张镐哲，是台湾歌手还是韩国歌手，一直很难有定论。不过张镐哲的音乐之路上，台湾是他的生息之地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张镐哲来大同演出的那一次，是和齐秦、迪克牛仔一起来的，他不孤单，但是又总显得有点“不合群”。

当被问及“你好像也是在沉寂了很久以后又突然复出的？”他说：“其实我一直都在歌坛，因为现在的歌坛已经跟过去大不相同了，我觉得有必要提高一下自己的修养，所以出来唱歌的时间总是断断续续。”

有点“不合群”的张镐哲，在后台的时候会给其他候场的演员们用扑克牌变小魔术，一脸络腮胡子神情严肃的面孔下藏着个有趣的灵魂。

他们和她们

2023年，大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内的灯光，曾因杨宗纬、姜育恒、黄品源的歌声而格外温暖。那是“时光·老友演唱会”的现场，5000多名观众在《再回首》的旋律里红了眼眶，在《小薇》的轻快节奏中摇摆身体。姜育恒略带沧桑的嗓音，像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大同人记忆深处的青春匣子；杨宗纬独特的“哭腔”，则让古城的冬夜多了几分细腻的柔情。这场演唱会，是大同文旅融合的一次尝试，也让台湾歌手的歌声，如此清晰地融入这座北方古都的夜色。

姜育恒在第一届云冈旅游节的时候就来过大同。任贤齐则是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，也因为云冈旅游节而在大同大学的体育馆里登上舞台。

《再回首》到《任逍遥》之间，有周华健3次来大同的华彩，S.H.E、动力火车、刘若英等身影也断断续续地出现在大同的演艺舞台上，像是一颗颗散落的星星，等待着被串联成璀璨的星河。2026年的大同，显然已经做好了迎接这场星河汇聚的准备。“五一”假期，任贤齐带着他的“齐迹”演唱会一连唱响3天。那些经典的歌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独舞，而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。那些旋律里，藏着70后的青春迷茫，80后的奋斗故事，90后的童年回响。当这些记忆与大同的古城墙、云冈大佛相遇，便成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：古老与年轻，厚重与轻盈，就这样在歌声里找到了平衡点。

紧接着，赵传也将带着《当我们年轻》来到大同。这位以“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”唱响华语乐坛的歌手，他的歌声里，有着中年人的沧桑与坚韧，也有着对青春的无限怀念。对于大同的70、80后来说，赵传的歌，是他们奋斗路上的背景音乐，是失意时的心灵慰藉。当赵传的歌声在大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响起，那些被生活磨平的棱角，或许会在歌声里重新变得锋利；那些被时光冲淡的梦想，或许会在旋律里再次扬帆起航。

就和现场看足球比赛一样，现场演唱会和听CD听MP3最大的不同，就是真实和现场巨大的聚合磁场煽动力。现场演唱会上，歌手的破音甚至走调，座位按周

华健开玩笑说是远到“山上的朋友”，都不能湮灭两个字，共鸣。有些情不自禁，是源自少年时代、青年时代最凄清寒夜里的陪伴，有些不能自己，是源自爱上层楼、欲说还休里最隐忍不发的颤抖，有些唏嘘感叹，是万水千山走遍后最无奈或者释怀的残酒。一杯，就醉了。一句，就眼湿了。

如果说香港曾经带来的是从录像带、磁带时期就脍炙人口的影视剧、粤语金曲，台湾也是，但是台湾的流行音乐更为传唱一些。港台的老歌里，可以有张国荣的喃喃低语，《沉默是金》或者《风继续吹》，万水千山踏遍，哀而不伤；老歌可以有谭咏麟的深情告白，《情缘巴士站》《夜未央》《难舍难分》《水中花》，仿若凝视你眼眸，气息萦绕；老歌还可以有赵传，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《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》，尽管伤痕累累，但从向命运低头；老歌也可以有陈升，《北京一夜》《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》，百花深处的单车夜行，闷热黏稠的夏夜雨后，哼唱的是陈升的信手之作，代表的是情愫暗生的青葱生涩；老歌也可以有童安格，《伤感的列车》《花瓣雨》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，少年不识愁滋味，有歌相伴强说愁；老歌也可以有姜育恒，《最后一次等待》《戒烟如你》《驿动的心》，有故事的人，有故事的歌，一经唱起，不能自己。

老歌里还有齐秦王杰郑智化，《冬雨》《惦记着一些》《让我拥抱你入梦》；老歌里还有李宗盛周华健庾宗华，《鬼迷心窍》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《现在才懂》；老歌里还有张学友陈百强钮大可罗文杜德伟郑中基，可惜，一场晚会放不下。爱过的老歌，一首又一首，那些音乐一经响起，就不可救药地充满画面感。那些画面发生的时候我们绝没有想到要保存，但是音乐，替我们保留了一份深刻的音轨，唱针行处，风波起，云烟深处，水茫茫。

从1989年的《潮》来自台北的歌，到这一夏两位台湾歌手来大同演出，链接着我们的回忆和我们的未来期许。90年代的《梦醒时分》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，新世纪的《牵手》《没那么简单》《不能说的秘密》，以及当年烂大街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《水手》，在如今重新听来，都让人热泪盈眶，感动冲击。经典仍在流传，通过音符与发自内心的声音触碰交融，从舞台作品里完美呈现了同根同源，日月同心。台湾歌手与大同的情缘，从来都不只是歌声的传递，更是文化的交融。大同，这座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古都，见证过北魏的繁华，承载着辽金的厚重，这里的每一块城砖，每一尊佛像，都在诉说着历史的故事。而台湾歌手的歌声，带着宝岛的风情，带着时代的印记，像是一条条灵动的溪流，注入大同的历史长河中。当《心太软》遇上云冈石窟的微笑，当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飞过古城墙的垛口，文化的边界被打破，心灵的距离被拉近。

为了迎接这些远道而来的歌声，大同也拿出了满满的诚意。《关于大同市支持演唱会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出台，真金白银的奖补政策，门票联动景区的福利，免费的公交与接驳车服务……这些举措，不仅是对演唱会经济的支持，更是对台湾歌手的欢迎，对文化交融的期盼。而大同人用一张张售罄的门票，一次次热烈的欢呼，回应着这份跨越海峡的深情。

从姜育恒、齐秦到任贤齐、赵传，从零星的身影到密集的相聚，台湾歌手与大同的音乐情缘，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厚。这是一场跨越海峡的双向奔赴：大同用千年的历史底蕴，接纳着来自宝岛的歌声；台湾歌手用动人的旋律，丰富着大同的文化内涵。未来，或许会有更多台湾歌手踏上这片土地，或许会有更多大同人在歌声里找到共鸣。而这段音乐情缘，也必将像大同的古城墙一样，在岁月的洗礼中，愈发厚重，愈发绵长。

AI音乐如何“对味”？

最近，有网友在视频平台分享了自己用AI创作的朝鲜语版《映山红》，相关视频播放量飙升，在短视频平台再次翻红。即便是听不懂朝鲜语的网友，也能被这熟悉的旋律与独特的唱腔击中，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并感叹，“听不懂朝鲜语，却听懂了那份期待”。

歌曲的爆火让人们不禁思考，怎样的AI音乐才“对味”？“对味”背后，是对“什么样的AI音乐才能真正引起大众共鸣”这一命题的思考。

AI音乐要“对味”，首先要守住经典的底色，不丢情感的根脉。《映山红》本身就是承载着一代人集体记忆的经典旋律，它背后的家国情怀、思念之情，是跨越时空、不分国界的情感共鸣点。创作者在进行AI改编时，没有颠覆原曲的核心旋律和情感内核，而是用AI技术赋予其新的表达，既保留了原曲的深情与厚重，又在编曲上融入了独特唱腔，那种苍凉、悲怆、带着叙事感的演绎方式，让原本就饱含期盼之情的《映山红》又多了一层历史的厚重感，让经典以新的形式“活”了起来。反观当下一些AI音乐，一味追求编曲的新奇、节奏的劲爆，却忽略了音乐本身的情感表达，纵使编曲再精巧、音色再华丽，也无法“入心”，终究难以让大众产生共鸣。

AI音乐要“对味”，更需平衡技术与人文，让科技有温度。AI是工具，而非创作的主体，它能高效完成旋律改编、语种转换、唱腔模拟等技术工作，但无法替代人类情感的感知与表达，因为情感才是艺术创作不可替代的根源。朝鲜语版《映山红》的成功，在于创作者没有让AI沦为冰冷的技术工具，而是将对经典的敬畏、对情感的理解，融入AI创作的每一个环节。从唱腔的语气、节奏的快慢，到情感的起伏，都贴合原曲的情感基调，让技术真正为情感服务，从而使得AI生成的旋律既有技术的精准，又有人文的温度。如果脱离了人文情感，一味沉溺于算法堆砌、参数优化，AI音乐只会沦为没有灵魂的“流水线产品”，难以真正走进大众心里。

AI音乐要“对味”，还需扎根大众语境，贴合受众的审美诉求。在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今天，真正能引发共鸣的音乐，从来都不是孤芳自赏的“小众表达”，而是能触达大众共同情感体验的作品。朝鲜语版《映山红》的爆火，更在于它贴合了当下大众对经典传承、情感共鸣的诉求。AI改编没有刻意追求“高端化”“小众化”，而是以大众熟悉的旋律为基础，用贴近受众审美的演绎方式，让不同语言、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深情，这正是其能“破圈”的关键。反观部分AI原创音乐，一味追求旋律的晦涩、风格的猎奇，脱离大众的情感认知和审美习惯，即便制作水准再精良，也难以被大众接受和喜爱，更谈不上产生共鸣。

说到底，AI音乐的“对味”，从来不是技术的胜利，而是情感的胜利。AI可以赋能音乐创作，让经典焕发新生，让不同语种、不同文化的音乐实现碰撞，但无论技术如何发展，音乐的核心永远是情感与共鸣。

当AI音乐能够承载起人类的喜怒哀乐、传递出共同的精神追求、让大众共创共鸣，它才能真正深入人心。毕竟，能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完美的算法，而是那些藏在音符里的真诚与温度，这才是音乐最持久的共鸣之力。

据中国文艺网 作者：白安琪